大公報
2025年12月3日 星期三

從「企穩」說起

十幾年前，筆者在報紙上看到「經濟企穩」，還以為是「企盼穩定」的意思。但不久又看到「經濟已經企穩」，便感到疑惑。「企盼」是對將來的展望，怎麼能與表示既成的「已經」相連呢？檢索資料才明白，「企穩」來自廣東話，是「站穩」之意，並非「企盼穩定」，是「現在完成時」，而非「將來時」。

在北方大部分地區，一般都是說「站」或「立」，而不說「企」。所以，「企穩」這個在廣東在香港，兩三歲孩童都通曉的詞彙，身為北方人的筆者，卻鬧出了笑話。後來，在香港看到自動扶梯旁邊的「企定定」的海報，又有了更直觀的理解。而大概從二〇〇八年前後，「企穩」一詞登堂入室，開始頻繁地出現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國兩會等重要會議和文件裏，成為全國通行的詞彙。

仔細想想，「企鵝」之「企」，跟「企穩」之「企」，也是一個意思。但筆者原來完全沒多想一步。據考證，「企鵝」這個漢語詞彙，最早出現在一八五〇年代香港出版的《遐邇貫珍》裏，故以「企」來命名。

語言的不斷融合，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後，很多詞彙由香港、廣東，進而影響全國，如「搞掂」「埋單」等，在北方演變出「搞定」「買單」，意思同樣通俗易懂，不會發生歧義。

又如一八五八年浙江人李善蘭將cell翻譯為「細胞」，也是受家鄉方言的影響，本意就是「小的胞體」。廣東話的「細」也有此用法。但「細」在北方一般與「粗」相對，表示纖細。上海是近代金融中心，所以貢獻了「套牢」等名詞。前些年，由於電視小品喜劇的熱播，一些東北方言，比如「忽悠」「埋汰」等，逐漸推廣至全國。語言的活力，正是來自於這種五彩斑斕的碰撞。

蓬山瓜園

逢周三、四、五見報

發酵鯊魚肉

如果你以為，冰島人每天就靠着極光和地熱溫泉「續命」，說明你還沒見過他們吃發酵鯊魚肉時的樣子。那種「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淡定，會激發出人心中最大的好奇，彷彿這不是鼎鼎大名的「世界黑暗料理」，也不是能讓Gordon Ramsay和Anthony Bourdain同時苦不堪言的「絕世武器」。

Hákarl，中文叫做發酵鯊魚肉，聽着像某種維京時代的破格嘗試，實際上也沒錯。它的原料是格陵蘭鯊，可不是我們熟悉的那些小魚小蝦，而是世界上壽命最長的脊椎動物之一，足足能撐滿四個世紀！活得比誰都久，毒性比誰都大，因為鯊魚沒有泌尿系統去排除廢物，尿素就直接累積在了肉裏，簡單說，新鮮的時候吃一口，直接給你「送走」。但聰明的冰島人可不想看着這麼大坨肉被白白扔掉，於是發酵法應運而生。將鯊魚內臟處理後，把肉塊埋在砂礫堆裏，用石頭壓住，讓它們「自然發酵」，也就是在極寒環境中慢慢「腐爛」幾個月，最後風乾做好。在發酵的過程中，尿素會分解成氨氣和其他化合物，肉就安全了。只不過這種「以毒攻毒」的結果，就是臭到極致，用科學方法形容，是「氨水」的味道，吃過的朋友們現身說法，就是「穿臭襪子的海怪」。

至於口感，不用說也知道，肯定讓人「心驚肉跳」。發酵後的鯊魚肉質地很硬，帶有韌勁，嚼起來類似風乾的臘肉，裏面又帶有微微濕潤的質感，如果再堅持幾秒，最初的衝擊力會逐漸褪去，轉而變成陳年奶酪一樣的鹹鮮。不過，倘若你連陳年奶酪都抵觸的話，就不要輕易嘗試鯊魚肉了。很多當地人習慣用它配酒，兩種不同「烈性」的融合，大概就是「冰島味覺宇宙」的門檻了吧。畢竟，有時候美食的盡頭，也不只是美味，還可以是一場有趣的冒險。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AI監工

前幾天搭同事的順風車，突然他的手機響了，他看了一眼，掛斷了，但就這一兩秒鐘，還是沒有逃過車裏「監工」的眼睛，一個很溫和但嚴肅的女聲說：開車不許打電話哦！同事對我說，車載AI「監工」管得很寬很細，有一次加完班開車回家，他可能連打了兩個哈欠，「監工」馬上提醒不應疲勞駕駛。

無獨有偶，最近有條新聞上了熱搜，有家長用AI監督孩子做作業，「療效」奇佳，只花十分鐘就搞定了平時磨磨蹭蹭一小時才能做完的作業。原因何在呢？一來，AI全方位管控，孩子稍一分心，它就提醒：專心寫，別管別的；二來，孩子知道AI鐵面無私，撒嬌、耍賴這些對付媽媽的「撒手鐧」全然無用，只好乖乖服從命令。有網友補刀：把聲音設置成班主任的，效果更好。還有網友哀嘆：被AI控制的第一代人類出現了。

AI越進化，是否會控制人類的問題越緊迫。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人類會以什麼方式被AI控制呢？在AI密布生活的今天，我想，除了作業「監工」、駕駛「監工」，一定還有各式各樣的「監工」存在或即將存在。比如汽車導航系統，如果你沒有按它設計的最優路線走，它就反覆「提醒」你，你的選擇不夠優化，暗示你改到它規劃的路線上來，而我們大概率會遵從它的建議。

如果對AI的依賴或上癮，也可算作一種「控制」，那麼，這很可能就是AI控制人類的方式。它不是一夜反轉，而是溫水煮青蛙，逐漸發生，甚至讓你先嘗到一些甜頭。孩子的作業效率提高了，駕駛事故的概率降低了，抵達目的地的時間更短了，這些都是我們樂於見到的。不過，如果習慣甚至享受AI在場的生活，卻可能消磨掉自我的控制力，而一個人如果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不就意味着被控制嗎？那麼，防止被AI控制的最好辦法，其實是做好每一個自己。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一山放過一山攔

萬山叢中，峰巒重疊，深入其境，群峰相環。唐代詩人賈島曾在《題安業縣》的詩裏寫：「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無半里平。」安業在今天陝西鎮安縣，地處秦嶺南麓，縣域內山大溝深、溝壑縱橫。遙想賈島當年爬過一道山樑剛想舒口氣，隔着深溝又一座大山顯現在眼前，山連山嶺接嶺，他可能有些腿腳發軟，不過卻並不膽怯畏懼，「一山未了一山迎」，一個「迎」字寫出詩人的樂觀與積極。

行路難，行山路更難。詩人楊萬里途經皖南山區，見崇山峻嶺連綿起伏，有感而作「過松源晨炊漆公店」系列組詩，其中最有名的是第五首：「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空喜歡。正入萬山圍子裏，一山放過一山攔。」末句模仿「一山未了一山迎」，這裏詩人也是樂觀的，他視萬山如頑童，好像在一會兒「放」人一會兒又「攔」人。從一座山裏走出來，馬上就又被另一重山攔住，詩句隱喻了真實世界的生活常態，困難阻礙總會接踵而至。

我們經常走入生活設置的「崇山峻嶺」圈子裏。有一個英語故事，一個人邊做飯邊照看孩子，這時電話鈴響了，就在她接電話時，孩子把桌布從桌子上扯了下來，將家中最好的陶瓷餐具半數摔碎，同時也弄傷了自己。女人急急忙忙掛上電話，趕去照看孩子和餐具，而飯又燒煳了。好像這一切還不足以使她急得掉淚，接着她的丈夫回來了，事先沒打招呼就帶來三個客人吃飯。故事配圖上寫的一句英語是「just one of those days」，給出的翻譯是「諸事不順的一天」，若借用楊萬里的詩，譯作「正入萬山圍子裏」其實也很恰當。

前行路上常會遇群山溝坎，粵語歌曲《漫步人生路》有一句歌詞「越過高峰，另一峰卻又見」，說的也是「一山未了一山迎」「一山放過一山攔」。對樂觀者而言，縱有萬山圍子，山高路遠，哪有比腳更長的路。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三、四見報

《金童》

根據資料顯示，電影《金童》拍攝後等待六年才作公開放映。作為普羅觀眾，我不知道箇中原因，但看完電影之後，我猜想到遲遲未推出市場不無道理。《金童》是運動勵志電影，存着不少公式化情節，但是故事和人物仍可更加深化。

大部分運動勵志影視作品，主人翁都是弱勢社群或邊緣人士，原本在運動場上大有前途，但因應一些意外事件，又或個人性格使然，命途突變而一下子跌至谷底。經歷一片沉寂，然後獲得他人（輔助角色）鼓勵或啟發，主人翁接受艱苦鍛煉，決心進行自我救贖，破繭而出。由是，同類電影都有相若結構，藉着主人翁的生命歷程，讓觀眾可以一同獲得覺悟。

《金童》的故事結構亦是類似公式。主角張力年輕時已是拳擊冠軍，但因個性衝動意外殺人而入獄十年，出獄後才得知自己已有一個十歲兒子方圓。當年一段露水情緣帶來的兒子，其母親已因病去世，方圓亦患有重病，情況不太樂觀。然而，張力並不是為了親情而振作，而是貪圖方圓能夠帶來巨額遺產。張力的角色是一個典型「渣男」，個性並不討好，但是一段父子重認過程，尚能交代他行事轉變原因。電影的輔助角色周耀山是張力的教練，同樣是一個落魄中年，面對一段薄弱的父女情。《金童》企圖透過兩段親情關係描寫中年男性如何走出困境，重新振作。然而，周耀山的情節較為草率，欠缺細緻鋪排，未能發揮襯托作用。

拳擊故事當然要看主人翁如何艱苦訓練，屢敗屢戰，即使被擊倒亦會在限時十秒內重新站起。去年初的內地電影《熱辣滾燙》便是近年較佳拳擊勵志故事。《金童》主要包含了兩場拳擊比賽，拍攝手法尚算緊張刺激，尤其是第二場比賽，張力一直處於下風，但是前塵往事湧上心頭，再加上方圓在擂台旁邊一直守望，最終仍能為觀眾畫上完滿句號。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安魂曲》

上周感恩節，香港卻經歷了嚴重的火災。隔着手機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些失去家人、無家可歸的同胞們的無助與絕望。本周，想特別分享一張莫扎特的《安魂曲》來悼念逝者。這張美國VOX廠牌於一九六四年灌錄並發行的黑膠唱片，收錄了這首奧地利「音樂神童」的臨終前遺作。專輯由德國指揮家羅蘭德·巴爾德執棒斯圖加特愛樂樂團和伯布林根巴赫合唱團，攜手德國女高音厄休拉·巴克爾、男高音漢斯·烏爾里希·梅爾施、女低音瑪格麗特·本絲和男低音愛德華·沃利茨聯袂演繹。唱片封套選擇了收藏於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弗拉芒原始派」巨匠揚·凡·艾克的祭壇畫《基督受難》局部。

《基督受難》屬於凡·艾克所作雙聯祭壇畫的一側翼屏，另一側是《最後的審判》，兩幅合在一起湊成這幅早期尼德蘭藝術毫無爭議的傑作。考慮到其單幅五十六點五厘米高、十九點七厘米寬的極小尺幅，這件纖毫畢現到嘆為觀止的雙聯祭壇畫無疑屬於便攜式的一種。左側的《基督受難》將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居中而至，左右兩側的殉難者形成了構圖的平衡，背景空曠的藍天白雲讓觀者不自覺地聚焦在受難者身上。十字架下方密密麻麻圍滿了行刑的士兵和圍觀者，背後的城邦是聖城耶路撒冷。前景比例最大的人物皆是基督的親友，其中聖母瑪麗亞藍袍裹身跪在地上僅露出面頰。身為勃艮第公爵腓力三世的宮廷畫家，前者認為凡·艾克的畫作在藝術和科學層面是無與倫比的，似乎能同時呈現顯微鏡和望遠鏡所觀察的內容。畫家在極小的尺幅上通過前景悲痛欲絕的親友、中景圍觀者的嘈雜和遠景的自然風光呈現出一個富有空間縱深感的圖像，給予畫作「小中見大」的宏大觀感。

「碟中畫」《安魂曲》／《基督受難》

藝加之言 王加

逢周三見報

鹽煮茶葉蛋

好友相聚，到灣仔吃「黯然銷魂飯」，是電影美食的真實呈現，叉燒焦香，飯雜紅葱，滿口清爽。叉燒旁邊煎蛋，半熟流漿，混飯啖吃，蛋香不腥，吃出雞蛋的高質素。

雞蛋常吃，清代《清稗類鈔》談到「白煮雞蛋」，就是粵語所言「烚蛋」，詳文如下：「白煮雞蛋者，置沸水六、七合於壺，將雞蛋徐徐放入，僅六分時，食之絕佳，時蛋白雖凝結而尚未硬也。雞蛋煮沸過度，即堅硬，可將煮蛋之器，立刻離火，急置水管中，放水沖之，則冷熱水之對流沖激，能使蛋回復軟性。」熱水下蛋煮六分鐘，蛋白剛凝結，是現代半熟蛋的概念，蛋黃仍未熟透。雞蛋若接近煮過頭，立時沖水，沖走熱水，令雞蛋冷卻，停止雞蛋受熱再煮。

《清稗類鈔》另有談及「煮茶葉蛋」的做法，言：「以雞蛋百個、鹽一兩、粗茶葉，煮至兩枝線香燃盡而止。」水加鹽、粗茶葉，煮雞蛋約兩小時即可。現代的茶葉蛋，煮時或加入醬油、糖、花椒、八角等材料，味道更豐富，迎合現代人的口味。清代《養小錄》記「煮蛋」一法，煮時用上特別材料：「雞、鴨蛋同金華火腿煮熟，取出，細敲碎皮入原汁再煮，一二炷香，味妙。剝淨凍之更妙。」水加金華火腿與蛋同煮，熟後蛋殼稍稍敲碎，再久煮入味。煮好後蛋殼剝淨，放涼吃更好。金華火腿燉湯、煮吃居多，煮蛋可一試。

古聞港食 蕭欣浩

逢周一、三見報

獻花

宏福苑的火，終是滅了。

周日的大埔廣福道，人群比平日更密了些。路旁花店貼出告示：如需前往獻花或慰問，可免費領取花束一束。我走進去，領了一束白菊，又付錢多買一束，請店家轉交下一位需要的人。

從花店到宏福苑旁的廣福休憩公園，只隔一條大埔河，平日走來不過十來分鐘。今天卻不同——四面八方的人，握着白菊、黃菊，靜靜匯成一道無聲的河。我跟着人潮走，卻在巷口停步：眼前是一條長長的人龍，原來都是排隊前往公園獻花的。於是我也站進隊伍，隨人潮緩緩前移。

隊伍意外地長，竟排了一個多小時。新聞說，最長時達一點五公里。身在其中，無人鼓噪，無人推擠，只有輕淺的腳步、偶爾的低語。宏福苑就在前方，矗立在通往九龍的主幹道旁，被火燎黑的牆面像沉默的巨人，在午後陽光裏投下長長的影。

早有心理準備，但踏入公園那刻，心仍被輕輕撞了一下——花已成海。白菊、黃菊、百合，一束挨着一束，層層疊疊鋪滿了草坪與石階。其間散落着卡片，有的寫着「願安息」，有的畫着簡單的心。風過時，花葉輕顫，像無數低首的思念。

我俯身放花：這座城市最深的溫度，不在喧囂的街市，而在災難過後，陌生人彼此靠近的靜默裏。花會凋謝，卡片會褪色，但這一刻眾人同心共念的光景，已成為大埔另一種無形的紀念碑——安靜，卻長存。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